

踏雲而來-訪泥皮壁畫藝術家王岩松

菩薩行處 - 藝海禪舟

攝影/採訪李若茵

展場上，一幅名為《十二圓覺》的山西廣勝寺
毘盧殿複製壁畫，神光四射、寶相莊嚴，釋迦牟尼
佛悠然端坐，安詳的說法，十二菩薩侍立兩側專注
聽聞。觀者賞之，不禁雙手合十，歡喜讚歎。彷彿
一種時空的錯置，從遙遠的彼岸踏雲而來。

畫家王岩松以其精湛的描繪功力，真切再現壁
畫原作的質地、氛圍與意境，使今人仿佛置身古剎，
若聞梵音，古今穿梭，娑婆、極樂竟只是一尺之遙
.....。



採訪王岩松實是機緣巧合，王教授多年潛心壁畫研究，此次來台是應台灣藝術大學古蹟藝術修
護學系的邀請，來台教授傳統壁畫藝術課程一學期。從泥版製作到粉本描繪到瀝粉貼金，每一步驟
皆細心指導。王岩松長年專研於壁畫，為了窺探壁畫藝術的丰采，常出入於深林孤寺，荒山險洞，
「孤獨面壁」也已數十載，其強烈的願心與毅力，常人難以望其項背。

壁畫，上可追溯至原始時代的洞穴畫，可謂是人類最為古老的繪畫藝術。中國歷來就有在宮
殿、廳堂、寺觀、石窟和墓室的牆壁上作畫的風俗，多數精品遺存內容廣博，畫工精湛，既是寶貴
的文化藝術遺產，更具有歷史、藝術、科學、宗教等諸多價值。

然而，古代壁畫在漫長的歲月中，受到自然與人為因素的影響，漸漸產生老化、變質、變色、剝落、
坍塌、損毀...等現象，使得壁畫依附於「壁」的物質性特點消失之後，極易受到損毀壞滅。古代壁
畫一旦消失，它所蘊含的諸多歷史文化資訊也就隨之消失。而這些珍貴藝術珍品的傳承與保護，在
當時尚無良方。王教授出於對珍貴壁畫的瞭解與痛惜，開始潛心面壁臨摹，沒想到這一畫，竟成為
他一生執持的事業。這位從事壁畫臨摹與複製二十餘年，傳承中國壁畫藝術的行者，回首生命中過
往的每一步履，卻像是上天精心巧妙的安排。

兒時，在山西的村子裡學拉二胡，一日巧遇汾陽畫家李彥平，李老師見著他纖長的手指說：
「拉二胡沒意思，畫畫吧！」便要他依照紙上隨意繪製的人物五官，進行模仿，沒想到李老師看完
他的仿作後，認為是個可造之才，便引領他走進了繪畫藝術的世界。當時就讀東方紅小學的他，正
好趕上勞動建校的風潮；然而，對有藝術特長的王岩松來說，卻一點也不受影響。同學們在豔陽下
勞動，他仍安靜地在教室裡畫著，只不過繪畫的題材不是熟悉的靜物或石膏，而是工農兵形象題材

的海報。中學時，努力畫圖為了準備考藝術系，於是與三、五個學生到城中租個房子，晚上一起睡在熱炕上，吃飯時找了一家廠房的食堂，買了飯票，三餐飲食就在那裡度過。為了加強自己的繪畫實力，有的時候教室的門關了，還偷偷從窗戶爬進去，甚至為了更精確寫實，琢磨素描功力，還曾經大膽弄來沒有下顎的骷髏頭，一個人安靜地描繪與研究。

真正喜歡上壁畫，緣起於大學的一門實習課。有一次，王岩松被指定的專業課程是至山西永樂宮作實地臨摹描繪，這一畫竟與壁畫藝術結下了不解之緣。大學畢業後，分發至「山西古建築研究所」，做實地的測繪調查，常常下鄉野的荒寺工作，一住就是半年數月。王岩松回憶當年住在「佛光寺」裡，夜闌人靜時，沒事就是畫畫。曾經癡迷到不分晝夜，半夜摸黑至東大殿，用手電筒照看那些壁畫與彩塑，有時總會被那些栩栩如生的怒目金剛、護法神將嚇到，但在長時間的描繪中，又被古代藝匠的用心與誠心深深感動。

爾後，王岩松曾完整地複製了不少山西寺觀壁畫，有的作品因為面積巨大，要一兩年才能完成。曾留學日本的他，談及日本古刹法隆寺，曾在上世紀40年代，組織全國的大師級畫家，複製了著名的法隆寺壁畫，並把整個過程拍成電影記錄下來。後來法隆寺發生了火災，壁畫被付之一炬，如果

沒有先前的複製，後人也就無法見到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了。

在漫長的創作時間裡，他說自己仿佛化生為古代的藝匠，盡可能的採用當時的材質與技法，運用礦物顏料、以泥地為載體，通過拷貝、勾線、填彩、潤色、作舊和加固封護等程序，對壁畫原作進行模寫。臨摹與複製到原樣，是王岩松對完美藝術的標準，以及文化傳承上的一



種使命。上海歷史博物館副館長，杭侃曾說：「王岩松克服了泥皮繪畫所遇到的困難，而又傳達出原作的神韻，或“曹衣出水”，或“吳帶當風”，再現古代壁畫時空轉換的滄桑肌理和無窮的藝術魅力，其貌其神都得到出色的發揮，這不論對於藝術創作還是對於觀眾欣賞，都是一個貢獻」。大陸許多知名的博物館裡，都可見其作品，例如山西博物院收藏的《北齊樓睿墓出行圖》複製壁畫就是一例。

以泥皮為介質的藝術創作，是王教授在「山西省古建築保護研究所」從事壁畫修復工作時，所得到的啟發。1987年，他在修復明代壁畫《捕蝗圖》的過程中，被不斷掉下的小殘片激發出了創作靈感，於是生起一個念頭：「能不能用一種特殊的形式，將這些壁畫原汁原味地複製保存下來，讓不在現場的人也看到甚至擁有呢？」由此，展開了他對泥皮壁畫的探索，於是仿造古時工法製作了

一塊小泥版，對宋代開化寺壁面的《供養菩薩》進行描繪，於是壁畫藝術便正式地從牆面上走了下來。

從事壁畫臨摹複製至今已逾二十餘年，也嘗試將自己多年來的思考體會融入創作題材中。《靈石圖》，環繞於二菩薩四方的青、白、赤、黑四色的靈石，象徵四神（青龍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）組成一個方陣，象徵人們對神靈菩薩崇敬與安樂長遠的祈求。《歸去來兮》，則是作者對長期下鄉調查研究時對古壁畫產生的感懷，一群白鴿從彩畫藻井上一道劃過，那流轉千年的飛天仍是那樣的安然自得。《雙喜圖》，描繪台灣竹節窗上的雕刻裝飾，在材質上仍採用山西泥壁的傳統工法，以泥皮為地，製作出壁畫經過歲月風霜殘落的質感。

對於創作主張不隨順潮流，不刻意追求新變的他，相信在心隨手摩的過程中，可將想法與感覺慢慢沉積，讓創作風格漸漸透脫出來。

真誠溫暖，守時守信，是王教授予人最鮮明的印象。這樣的特質源自於書香門第，尤其是從事教育工作的父親，因小時候睡熱炕燒到耳朵影響聽力，在聽得不很清楚的狀況下，也造就他清靜無為的處世態度，從不執著小名小利；然而對於王岩松學習上的栽培，總是給予最大的支持與鼓勵。對王岩松來說這是很好的身教，也間接造就他對繪畫認真的態度。

對繪畫的熱愛與堅持，常常畫到忘記吃飯與睡覺，所有的工作室燈都暗了，只有他的仍亮著。同事總是想不通，王岩松是中了什麼邪，他抽菸喝酒、吃喝玩樂，但畫起畫來總是樂在其中？

其實，他總覺得能畫畫是件相當幸福的事，至今他從不感覺上班是一種負擔，而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；有時候夜半從工作室出來，一路吹著口哨回家。視生活中的波瀾與轉折為養分的他，從不把挫折當挫折，對生活有一份淡泊與寧靜，相信只要種好因、結好緣，將來必定會得善果。或許是多年“面壁”修出的“佛性”，待人謙遜悲憫，廣結善緣，所以走到哪都有貴人相助，甚至在陌生的異地，相識不久，就有人不辭辛勞的帶他跑遍當地名勝古蹟，有的甚至成了他的知心好友。

「不管能不能做出成就來，從事藝術創作時，我的生命狀態是十分良好的，從不後悔走上這條路。」王教授如是說著。有時賣畫，會不自主的產生一種心態：「全賣掉了我也不高興；連一張都賣不掉我也不難過，因為我感覺每一步路都好像是為你鋪好似的，你現在看不到，但種下了這個因，以後就會慢慢的體現出來……。」謙遜自己是個佛法門外漢的他，卻在這一方面有一種篤實的崇信。



客座期滿，王教授說要回到山西老家小住，若有機緣，想把山西繁峙岩山寺的佛傳故事壁畫，再次莊嚴重現，這是他下一個階段最想完成的心願。臨走時，他畫了幾幅小品，送給在台時曾經協助過他的朋友，表達深切地感恩與祝福。誠心與體貼，像是淨水中片片飄浮的蓮瓣，細緻而柔軟，我彷彿見著菩薩腳踏七彩祥雲安然遠去。採訪，有時竟像是弟子向佛菩薩請法的過程，莊嚴而攝人。